

一座城的印記

上月，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在熱浪與人潮的二重奏中落下帷幕。一眾愛書人，無懼疫情反覆和持續高溫，從四面八方匯聚成如水的人潮，以如火的熱情再一次印證港人對於全年最大型閱讀嘉年華的熱切追捧。

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熱浪與人潮，還有作為城市書寫的歷史經緯與文化光影。因着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緣故，今屆書展以「歷史文化·城市書寫」為年度主題，在城市喧囂終究歸於平靜之際，可謂別具深意。

論年度主題的歷史厚度與文化深度，今屆書展堪稱冠絕歷屆，在尋根的意義上，更予人「更上一層樓」之感。沿着「憶·寫香港故事」的閱讀標，遊走書展，恍若穿越時空，有關香港的前世與今生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關於一座城的閱讀印記，亦在二十載香江歲月交疊的紙墨映像中漸次清晰。

那是南來文人葉靈鳳以寄居者身份對寄居地的長期觀察與客觀審視。大半生旅港生涯中，葉靈鳳始終視香港為「一個值得研究且充滿有趣的地方」，於讀書、寫作、編輯、藏書的日常，留下不少香港印記。他在《星島日報》開闢「香港史地」專欄，循香港歷史文化、風俗掌故軌跡，筆耕不輟，以「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的筆法為香港著史。他探尋張

保仔的傳說和真相，考察香港方物，記錄香港失落、香海浮沉與香島滄桑，「葉靈鳳香港史系列」成為香港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開創「香港學」研究寫作之先河。不經不覺間，「君問歸期未有期」的過客心態，亦在日久生情的作用下，日漸演變成「不知何處是他鄉」的香港情意結。

那是文學創作者西西以移居者身份對移居地的獨特觀照與深情凝視。少年移居香港的成長經歷，造就西西兼具局外人的旁觀視角和當局者的切身體驗。她以中學畢業生阿果為核心，網羅周遭的家人、親友和同事，編織出屬於七十年代的香港故事。她遊戲文字、思索「我城」，從香港的都市與鄉郊、城市的記憶與遺忘，到身份的糾結與認同、文化的裂變與重組，以「頑童體」敘寫「我城」之魔幻現實，以「寓言體」勾勒社會問題和時代批判。即便如此，字裏行間卻也總是瀟灑着「我喜歡這城市的天空／我喜歡這城市的海／我喜歡這城市的路」的情感基調。

那是文學教育家小思以香港人身份對香港地的不停追尋與無間思索。

數十年間，小思理首爬梳史料，建立「香港文學特藏」和「香港文學資料庫」，發起香港文學口述歷史計劃，開啟香港文學散步項



◀今屆書展以「歷史文化·城市書寫」為年度主題。 中通社

目。在這座城，她訪蹤覓跡，溯古道今，她激揚文字，啟迪後輩。在《香港文學散步》中，憶故人，臨舊地，從蔡元培的兼容精神、魯迅的言外之意、許地山的教育實踐，到戴望舒的苦難歲月、蕭紅的飄渺人生，繪寫五位中國著名文人學者與香港的人生疊影和文化因緣。以今人的步伐，追尋前人的足跡，聆聽歷史的回音，推想往昔的精神。她以文學貫通「昨日」、「今日」與「明日」，藉香港文學的行

腳，於現實時空之外拓展文化時空，感悟歷史有情、人間有意。

事實上，無論是旅港僑居的葉靈鳳、移港定居的西西，抑或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小思，在與這座城的日夜廝守中，無不產生了難以割捨的情愫，又豈會不戀不愛這座城？他們以筆為媒，為這座城寫下傳世「情書」。在香港歷史的鈎沉之中，在香港風貌的存照之中，在香港故事的講述之中，在香港情懷的抒發之中，鑄就一座城的經典印記。



東言西就 沈言

古村舊窰重煥生機

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顏神古鎮的一處廢棄陶窰被改造成小酒吧。

新華社

市井萬象



馬路的足跡、記憶



HK人與事 鄭凱迎

「馬路」一辭，見於《左傳·昭公二十年》：「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是指可以供馬馳行的大路；除此之外，有謂取自英國築路設計者的馬卡丹音譯簡稱為名；亦有說法來自上海，著名的南京路前身是一條跑馬小道，故稱之為馬路。

「慢慢走，勿亂跑，馬路如虎口，交通規則要遵守，安全第一命長久」。

六十年代香港，就有上述的交通安——馬路如虎口的宣傳口號；早年在港島跑馬地的坊眾就體驗到「馬路」的存在，這條「馬路」只在平日清晨、或賽馬日出現，一匹匹競賽馬匹，由馬伏牽引經區內兩條較主要的街道山光道及山村道路過，這些馬匹，多配上護蹄鞋，以免傷及蹄甲，在碎石瀝青混凝的柏油路上走時，發出「的的的特特」甚有規律的聲響，沿途亦往往留下不少護蹄鞋，要安排專責馬伏收拾，是馬匹不安躍動令蹄鞋鬆動而掉下。宣傳交通安全口號，當然不單是指跑馬地的現象，但馬隊路過時，真的是要遵守規則，不能呼叫、或在馬匹前後走過，否則驚動牠們，雖無被虎咬，肯定會傷於其蹄下，受驚的馬匹，亦多脫繮亂走，馬伏亦要大費周章才能捉回。

跑馬地是香港島中的一個谷地，早稱黃泥涌谷，英文名為Happy Valley（中譯為快活谷），在一八四五至四六年間英軍劃地建了跑馬賽道，供賽馬運動兼遊樂的場地，便稱為跑馬地，香港賽馬會在該場地啟動後四十年設立，管理馬匹競賽事務；而作為安置馬匹的馬廄，就設立於黃泥涌谷頂的地方，是跑馬地第三條最長的街道——山光道的斜坡盡頭，由於馬匹日漸增加，多次加建成為多層馬房大樓。山光道馬廄、馬匹及設施到了九十年代末全部遷移至沙田包括賽道及馬房的綜合馬場，原來之馬房及後拆卸，原址興建了一座為馬會會員服務的會所。

山光道除了早年競賽馬匹晨操來回馬房與賽道每天必經之道，沿途有一所典雅建築的東蓮覺苑、寶覺學校及建築背後一座猶太人古老墓地、小禮堂及噴水池。東蓮覺苑是香港佛教近代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建於一九三五年，是當年富甲

一方何東爵士的平妻張靜蓉（學佛修行的外號為蓮覺居士）傾注心力建立的，東蓮覺苑是以「何東爵士」及「蓮覺居士」兩人的名字併合，這座中式傳統廟宇建築風格，氣勢雄偉，是向東爵士多蒙府第中至今唯一尚存的建築。寶覺學校亦是蓮覺居士實現辦學理念的成功實踐。

當年東蓮覺苑的晨鐘，與近千磅重的馬匹在路過時馬蹄踏踏上碎石鋪設地面的聲音，在寧靜的山光道上，交織成一種出、入世的交響樂章。

自馬房帶往馬場賽道晨操的馬匹，步過山光道上段斜坡後，因應道路交通情況，左轉入交界的橫向山村道，避免山光道下段居民聚居點構成馬、車爭路，山村道當年是一排單幢式建築，居民不多，交通不繁重，作為「馬路」對馬匹安全有保障。

山村道早年存在一排排英式單幢建築，多年來已拆卸改建成參差不一的高樓大廈，不過有一幢建於一九二五年的法式風格三層高合共萬呎的建築大宅迄今仍然矗立，是跑馬地區內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這幢大宅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從而避過拆卸命運；此外，山村道亦有一家歷史悠久的私營醫院——養和醫院，原稱養和療養院，於一九二二年設立。養和療養院原址是一家名為愉園的遊樂場，有中西園林設計及食店，當年廣受歡迎，由於遊人眾多，電車公司特別開辦了一條路線提供服務。愉園遊樂場好景不常，受一九一八年馬場大火影響，之後遊人止步，最終結業了。接手其遺址的養和醫院經過百年的發展由當年二十八張床位發展到今天可容六百五十位病人的綜合醫療中心，原址建築經多次拆卸改建成三十八層的高樓，成為全世界第二高的醫院大

樓。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跑馬地馬場發生大火，由於馬場部分建築以竹木搭建，大火一發不可收拾，造成超過六百多人喪生。那天是賽馬周年大賽第二天活動，觀眾眾多，看台棚架不勝負荷倒塌，棚架下的食物檔攤爐火燒着木料，觀眾除受壓死傷亦有走避不及而被燒死。按《香港馬棚週難中西士女墓碑記》：「事役稽報冊，得六百一十四人，有舉室焚無人報院及婦孺不知來報者，約又數百人」。當年政府設立公墓於跑馬地鄰區掃桿埔的咖啡園地段，作為安葬罹難死者的墳場。有說跑馬地觀眾看台旁的天主教、印度教、拜火教及回教墳場是以安葬大火死者，實是誤傳。

大火的十四年後，一九三一年，香港賽馬會於跑馬地馬場建成兩座三層高的固定看台，在一九五七年改建成七層看台，配合賽馬活動，滿足日益增加出席觀眾的需要；加上日後建成較跑馬地大的沙田馬場，及最近於廣東從化建設的馬場，一百三十多年以來的發展，使其成為世界頂級的賽馬活動中心。

山光道及山村道早年晨曦的馬蹄踏步聲已經不再，街坊也無法體驗「馬路」的特色，但一些歷史足跡，如山光道的馬房舊址變身成會所、東蓮覺苑、寶覺學校、山村道的法式建築大宅（現稱保良局V54藝術公寓）、原址重建成高層但繼續提供護理服務的養和醫院還在。

馬路在今天已變成車路，這基本交通建設，儘管今天社會有不少翻天覆地的改變及改稱，但我們還習慣稱馬路，並無半點辭不達義或不合時宜的感覺。

滄海桑田，馬路的足跡，還在記憶中存在。



◀位於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是香港佛教近代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東蓮覺苑供圖

芭比

你知道芭比是誰嗎？她可真的是有名氣啊。自我十歲那年認識她，她越來越出名，名字越來越為大家所熟知，真服了她。

服她什麼呢？服她永遠將自己處在各種出類拔萃交織而成的時尚風潮裏。當然了，生活也越來越奢侈，越來越富麗堂皇。

你若真不知芭比是誰，那就去問一問三歲至十二歲的女孩吧，她們會告訴你，芭比是她們心愛的玩伴。然後介紹說，芭比的樣子有多美麗，身段有多修長纖瘦。而最令她們羨慕，心醉神迷的是芭比有許多漂亮的衣服和飾物配件，可以用這些配件為芭比精心打扮。

遙想我童年時代的芭比娃娃，再對比現在的，其實並無變化。依然是一頭蓬鬆而蜷曲的長髮；精緻的面容，纖細的腰圍，修長的雙腿，身段嘛，前凸後翹依然。這身材是必須保持不能有變化的，不然就不芭比了。

一開始，芭比娃娃就被精心設定成一個擁有魔鬼身材的美女；她的日常多彩多姿，她有豪宅、名車，有敞篷的粉紅色跑車。除此之外，珠寶首飾、時尚服裝、包包、鞋子、琳琅滿目。她又是個好動的女孩，酷愛運動。光是運動服裝，便包括了海陸空各項運動，真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跑、能跳。這麼的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孩，她的社交圈可想而知該有多精彩了。圍着她轉的男孩中，有個叫肯的帥氣男孩，他是芭比的男朋友。肯穿着考究，想必也是出身名門。作為芭比的護花使者，他精心穿戴，陪着去參加夜派對，有時也去游泳，到野外去露營。打造這樣一對璧人，創造者露絲·漢



自由談 李憶君

德勒可謂煞費心血。自此，芭比成最暢銷的玩伴。她的親人、朋友，社交圈子逐漸擴大。而配件也越來越多，花樣百出。

然而好景不常，九十年代網絡普及，家家戶戶的女孩花在網絡上的時間越來越長。

芭比就此沒落了嗎？不，這反而是一個契機，芭比因此而進入「影壇」，轉戰「影視圈」。先是拍由童話改編的公主動畫系列電影，同時也在電視的兒童頻道播出。後來拍原創題材網絡劇，則極盡生活化。於是芭比擁有豪宅、名車、時尚服飾等等極盡奢華的生活方式，得到更大的發揮。

而在現實生活中，芭比與肯的真正衣食父母，其實是女孩們的爹娘。換言之，芭比和肯的所有生活排場，都是由這些芭比「鐵粉」們的雙親「埋單」的。女孩沉浸在芭比世界裏，六十多年來，儘管並非全盡人意，但芭比作為「一代時尚偶像」，她的根基是深厚的。因為她是女孩夢寐以求的形象。當然，芭比引發的批評也不少，比如批評芭比的身材過於瘦削，傳遞不正確的審美觀，導致女孩對自己的身形不滿，產生自卑感。尤其是女權主義者，指責芭比打擊了「女性自我行塑」，不但活不出真正的自己，還自我傷害。除此，芭比的生活方式也備受詬病，說是鼓吹拜金主義，教壞女孩貪慕虛榮云云。

近有消息說，真人電影版《芭比》已拍竣，並宣布將在明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美國上映。想想看芭比來到真實世界，劇本怎麼鋪陳發揮？一如以往，讓女孩覺得生活很美？



如是我見 姚文冬

京劇鼎盛時期，大師「扎堆」，形成多個藝術流派，最有名的當屬生行的「四大鬚生」、旦行的「四大名旦」。後人虔誠膜拜，代代傳承，流派藝術枝繁葉茂，名角輩出。但細心觀察，無論這些弟子傳人如何優秀，沒有一個能超越其流派創始人。

以程硯秋創立的程派藝術為例，今已傳承四五代，每一代都有翹楚，然而沒有誰敢說達到了程先生的高度。當然，最不可認的是觀眾。成就最高的新艷秋，也只能被尊稱為程派「亞祖」。用程夫人的話說，「程先生所有弟子加在一起，也不如一個私淑的新艷秋」，其他人就更沒法說了。

難道程先生就是「天花板」了？當然不

是。藝無止境，如果程先生沒有英年早逝，他還將繼續求索。而從時代環境、物質條件、演員素質（包括文化、嗓音等所謂「本錢」）看，後輩比前輩極其優渥，然而怎麼就超越不了前輩呢？這絕非老師施教無方，或學生愚笨、用功不足那麼簡單。

今聞一則掌故，豁然開朗。上世紀三十年代，新艷秋紅極一時，有戲劇評論家對她與程先生做過藝術比較。評論家認為，程硯秋的藝術就好比是「平語」（北京話，北京時稱北平），剛柔並濟，灑脫流暢；新艷秋之藝則是「國語」（相當於普通話），一板一眼，嚴謹平整。於是區別就來了：作為流派創始人，程先生可以在自己創立的藝術體系內隨心所欲，無論怎樣做都是標杆，故而不能無拘束，舉重若輕，非常自然，就如同北京人說北京話。而新艷秋作為模仿者、追隨者，她必須像描紅一樣，亦步亦趨地去複製，雖幾至亂真，但難免有斧鑿的痕跡，氣

「平語」與「國語」

韻自然達不到程先生的高度。越深奧的問題，答案越簡單。描摹、複製別人，學得越「像」，就越不好超越，因為畢竟是跟在別人後面。好比一個外地人跟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學說北京話，大多學成了「國語」（普通話），更不濟者，還會帶點自己的口音，顯得不倫不類。當年程硯秋拜梅蘭芳為師，「通天教主」王瑤卿發現，他的條件不適合學梅，就點撥他發揮特長；他的恩師羅瘿公更是告誡，一定要獨闢蹊徑，於是才創立了與梅師大不相同的新流派。而梅蘭芳的其他弟子，清一色成了亦步亦趨的梅派傳人，且都沒能超越梅，哪怕有人還被讚譽為「小梅蘭芳」。

看來無論做什麼，「首創」很重要，追隨他人，再優秀也只能成為某某第二。「平語」才是我們獨特的「本錢」，跟在別人後面，充其量能學到「國語」的境界，而能說「國語」的人太多了。